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刊增廣百
家詳補註

唐柳先生文

二

顧廷龍題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

唐柳先生文集

顧廷龍題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唐柳先生文卷第四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韓曰唐自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官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廷政在官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公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官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敎鞮以界

趙襄

孫曰

左氏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

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敎鞮對曰昔趙襄以

口

一

馬

蜚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教音李韞音低史記或作履韞或作敦韞注云敦韞披也襄初

危切晉大夫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

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

媒嬖也音薛

以忝王

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

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

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

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

將中軍

韓曰時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

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

晉君疏而不咨外而

不求乃卒定於內豎

音樹

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

將襲齊桓之業

襲音習

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

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

韓曰

一年齊桓公立

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公從之自

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

公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

羣吏擅廢立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

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

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

以相衛鞅

童曰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

相公座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乙

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引石得以殺望之

童曰

按史引恭石頭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建白以爲中書政本

國家樞機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頭遂諧望之令自殺

誤之者晉文公也

誤一作設

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

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

一作問非失舉非失舉

然猶羞

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

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

止趙盾之義

韓曰

左氏宣公二年傳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昭公二十九年傳云許悼公疾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本切

駁復讎議

童曰徐元慶復讎事見本篇唐史孝友傳載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墓時躋其言後禮部負外郎柳宗元駁云云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駁

剥音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

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孫曰師韞時為下邳尉韞音蘊卒能手刃

父讎束身歸罪孫曰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

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

而旌其閭孫曰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

且請編之於令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

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

理一作治

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一本作不得並也

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

韓曰說文云黷

握持垢也黷音讀

旌其可誅茲謂僭

僭曰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

濫

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

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

童曰

讞議罪也魚列

魚戰語
蹇三切

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

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

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

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顓號不聞張曰顓

無辜顓天號
音豪下同

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

得禮

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
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

與共天
下也

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脅

讎是
周切介然自

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

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

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

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

之吏

戕音牆

是悖驚而凌上也

悖音步驚音傲

執而誅之

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

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

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

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

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

甚哉

一作不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

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

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

讎不除害

陳曰定四年公羊傳之文注云一世

不得兼

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
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
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
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
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韓曰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

一ノ口

王

ノ

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
 曰天子无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
 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
 入賀史不之見孫曰事又見劉向說苑
黃曰觀經而不盡信於史始可與言經
 觀史而不盡信於史始可與言史經史
 猶有不可信者阮於灰燼之余汨於異
 論之季也謂伊尹以滋味干湯謂西伯
 以陰謀傾商政迂史每每如此豈特剪
 桐一事誣周公哉讀迂史者當知其為
 實錄又當知史
 之失自迂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

世家作史佚見題注

王曰戲也周公曰天

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孫曰謂唐叔虞

吾意不然

王之弟當封耶周公且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

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如當並字

周公乃成其不

中之戲

聲中去

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

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

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

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

二當字
丁浪切

不可使

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

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

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

逢謂

逢迎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

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

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孫曰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非周公所宜

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童曰史佚

太史尹佚也佚音逸

辯列子

孫曰漢志列子八篇先於莊子莊子稱之韓曰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

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

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五年誠幾百年若列子當鄭穆

公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

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失矣一字之誤乃尔哉魯穆公之立在乎子既沒之後云黃曰列子之書其言皆出於列子之後文子之書或合孟子數家之言亦可謂駁而不純矣而不甚斥於柳子者蓋君子論人愛憎有權陽虎竊寶玉大弓乃魯之賊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稱之於七篇憎而知其善者也子厚之於二書亦孟子取陽貨之意歟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

時人

錄曰

鄭穆公名蘭

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

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

繻音須

楚悼王四年圍鄭

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

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

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虛其切齊康公七年

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史記年表不知向

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

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東晉人注言穆

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

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往切其稱夏棘狙

公紀消子季咸等消音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

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

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

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
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
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
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
已矣

辯文子

孫曰漢志文子九篇與孔子同時而稱
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
墨子稱吳起皆周安王時人**韓曰**史記
范蠡傳文子姓辛名妍文子其字也葵
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按唐
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李
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錄老
子遺言爲十二篇且劉向所錄止九卷